#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 君陳

集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夏氏僎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

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
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地理今釋東郊卽下都詳見湯誥）

集說　林氏之奇曰言君陳之所以爲令德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者必友愛於兄弟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呂氏祖謙曰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既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擧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周公之居也今汝臨長之如之何其不敬也○陳氏經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



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宜康王曰
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集傳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

本。○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陳氏櫟曰。治洛以化商民爲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集傳**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金氏履祥曰。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陳氏櫟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卽周公之舊。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陳氏所司也。周公之訓。卽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愼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雅言曰。周公舊訓。卽所謂常法也。周公既歿。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君陳爲治。政之取法者。亦惟在於周公。我既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民惟其乂。雖有敍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爲效。則一而已。○王氏樵曰。懋昭。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處。是卽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

集傳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陳氏師凱曰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止者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升者無間陳氏師凱曰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限也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芯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芯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

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集說　蘇氏軾曰。物之精華。發越於外者。爲聲色臭味。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林氏之奇曰。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爲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爲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爲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陳氏經曰。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陳氏大猷曰。治本無聲香。然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

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王氏樵曰。孝友之道。通於神明。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於此。則洞達無間。何有於殷民哉。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孫氏繼有曰。明德非勉強於旦夕者所能也。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後能法公之德。繼公之治。是故以篤敬嚴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集傳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知其所以爲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金氏履祥曰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已蹈道之力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周公者坐是故也○董氏鼎曰風之動物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而已○陳氏雅言曰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王氏樵曰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未有風行而草不偃未有上行而下不效爾能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集傳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應氏鏞曰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言以達之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與衆其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古爲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謀之貴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呂氏祖謙曰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矣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素矣○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圖謀之政也虞之於人繹之於已即能致其艱者矣○張氏居正曰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已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愼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傅氏元初曰上下風草之機何其甚易而政事廢興之局又當致其甚難故曰罔或不艱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集傳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著也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集說 蘇氏軾曰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黃氏度曰人臣招過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爲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祖謙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已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已乎○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陳氏櫟曰此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張氏居正曰夫君陳

有善。不自以爲已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爲已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王氏樵曰。嘉謀以事言。嘉猷以道言。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舜用其中於民。人之善即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理實如是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集傳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孔氏安國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而厥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夏氏僎曰。上文言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故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

殷民在辟。予曰宥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集傳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輕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爲出入。則何以法爲哉。○呂氏祖謙曰。周公告成王治洛。則欲君陳弘訓。而示之以和平之治。殷民六節。皆弘訓之事。由者。率由之也。弘則又從而恢廓之矣。

此比。故三細不宥。○呂氏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朔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依勢倚法。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辨哉。○張氏居正曰。周公告成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可見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劉氏應秋曰。上欲君陳由訓而勉之以敬篤之功。凡人三節。皆由訓之事。下

氏季宣曰。法之與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已者不能也。○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
也。

##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集傳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刑之用也。豈得已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蹈斯人之覆轍。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之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洪氏翼聖曰。申言辟不徇君而辟之惟厥中也。必其辟以止辟者。然後乃辟。苟非可以止辟者。其肯徇君以爲辟乎。是辟能審其中。而非失之於
濫及矣。

##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集傳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風俗也。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
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集說 王氏樵曰。敗常。孔氏謂毀敗五常之教。如康誥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僻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

之類。敗常亂俗是兩樣。○孫氏繼有曰。三細。非以三者爲細也。三事中所犯亦自有大小。舉小以該大。○傅氏元初曰。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的意思。曰乃辟。則非以致刑兼刑措之用者。其寧開一面可知矣。曰三細不宥。則大者不宥可知。而出此三者之外。其捐棄細過。偕之大道。又可知矣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集傳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集說　陳氏經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馬氏森曰。於未化者而忿疾之。則民將無所容。而爲善之機塞矣。於不能者而求備之。則天下皆棄人。而進善之心阻矣。是必不忍其頑也。而從容以待其化。不責之備也。而引掖以進於善。則寬和之道得。而宜民之治興矣。○孫氏繼有曰。忿疾。則絕之已甚。適堅其爲惡之心。求備。則求之太詳。適阻其爲善之志。故以無忿疾無求備者戒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集傳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集說　蘇氏軾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

忍勸人者也。○林氏之奇曰。忍者。勉强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爲一矣。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容忍二字雖同。然別而言之。如勾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內。殆若天地焉。執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薛氏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孫氏繼有曰。忍便有委曲化導之意。則政訓可以漸入。風俗可以漸移。故曰濟。容便有萬物一體之量。若人已兩忘。賢愚一視。故曰大德大則事之濟不待言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集傳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夏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於善良者已進於善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則人勸行。

集說　林氏之奇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夏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於善良者已進於善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

也。進者。舉而用之。率者。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以敎不能也。○王氏樵曰。使不修者皆修。在於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於勸率之有道。皆以人治人。而無忿疾于頑求備于一夫之意。此所以爲和中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集傳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林氏之奇曰。敬典者。即康誥

所謂敬典也。成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概不異。蓋殷之頑民。其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欲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惟以優游不迫之道。漸染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刑驅迫之。其語雖殊。而其意一也。○鄭氏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呂氏祖謙曰。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也。○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遷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胡氏士行曰。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陳氏櫟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蓋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無間者。於化殷乎何有。所以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

**總論** 林氏之奇曰。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爲已深。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爲師保。及公既歿。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爲綱要。蓋以教化爲先務。以修德爲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眞得實造之學。

# 顧命

集傳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立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爲簡編之別。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焉。此亦出於史官一時之意而已。○黃氏度曰。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呂氏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眞氏德秀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集傳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集說　吳氏澄曰。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集傳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

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被以冠冕。加朝服以衮冕。朝服。衮之服加王身也。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林氏之奇曰。論語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夏氏僎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爲何日也。○呂氏祖謙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張氏居正曰。成王之克自敬德可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集傳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林氏之奇曰。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爲司徒。宗伯第三。彤伯爲之。陳氏師凱曰。畢公。名高。繼周公爲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陳氏師凱曰。毛公。名鄭。時以諸侯入爲太傅。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

地理今釋　芮。孔傳云。周同姓圻內之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案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注云。在長安縣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毛。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即毛伯之國。路史不知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

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林氏之奇曰。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也。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衞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竝於百尹之上。特言之。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林氏之奇曰。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爲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爲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公毛伯衞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

司徒。衞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潘氏士遴曰。敘畢公於二伯後。敘毛公於衞侯後。敘六卿。不敘三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集傳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集說　孔氏穎達曰。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呂氏祖謙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集傳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集說　蘇氏軾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林氏之奇曰。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朱子語類。問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敎。謂敎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敎。則陳其所以敎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常訓習。○呂氏祖謙曰。堯舜君臣。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故謂之重光。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肄者。敎養之事。必先肄習之。久事理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也。○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盡敎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敎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文王奠民之所麗。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可知。敎民之道。則明德愼罰。此文王已陳之敎條也。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又可知是以斯民至於服習不違。自友邦之修治。以至西土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蠻貊之率俾。敎養之效。無違不及。謂之用克達殷者信矣。於以見文武以德爲善政之本。以善政爲化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爲大受天命之本也。

## 在後之侗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集傳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

也。嗣守。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王氏充耘曰。天威。即上所集之大命。文武奠麗陳教布爲大訓。正是述天理以啓佑後人者。嗣守無逾。正是敬迓天威處也。○王氏樵曰。天言敬迓者。戒謹恐懼。常迎之于先幾。文武大訓。即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集傳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



元子者。正其統也

集說　夏氏僎曰。王業以艱難而成。今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呂氏祖謙曰。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吳氏澄曰。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靜小大庶邦。

集傳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王氏樵曰遠者柔以懷之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使大小相安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無所偏滯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集傳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

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集說 朱子語類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卽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曰幾者事之微也○呂氏祖謙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於非之幾矣其諂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王氏樵曰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於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輔弼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使心不入于非幾而後可○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

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王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顧氏錫疇曰治民本於一心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思字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也謹幾工夫在於慎獨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集傳 綴衣幄帳也羣臣旣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陳氏師凱曰懸樂懸也鍾磬之在簴簴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東首於北牖下孔氏穎達曰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

本治事之位。○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王發顧命。在此黼扆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也。○呂氏祖謙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靜以俟終。順之至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集傳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地理今釋）史記武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邱。正義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三里有營邱城是也。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

咸觀。與天下其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集說　夏氏僎曰。桓毛。必宿衛之臣。○王氏安石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祖禹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黃氏度曰。呂伋仲桓南宮毛。書姓書名。謹之也。伋書國書爵。殊之於大夫也。○王氏樵曰。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地。

## 丁卯。命作冊度。

集傳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掌策命。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王氏安石曰。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董氏琮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

##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集說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卽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薛氏季宣曰士山虞臣人之屬○呂氏祖謙曰自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也

## 狄設黼扆綴衣

集傳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郭璞曰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又云禮有斧扆名爲扆是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形如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爲黼扆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設之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集傳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陳氏師凱曰此據乙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枝字當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繡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几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繡扆冕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繡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彼言次席此言篾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金氏履祥曰古者前爲堂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户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鄉之坐也

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集說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孔氏穎達曰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蚔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飾几謂用此餘蚔餘泉之貝飾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按朝士

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竝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呂氏祖謙曰。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金氏履祥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爲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卽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爲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

##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集傳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陳氏師凱曰。筍席當爲莞席。傳寫誤也。畫。彩色。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雕。刻鏤也。孔氏穎達曰。雜以金玉刻鏤爲飾。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呂氏祖謙曰。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金氏履祥曰。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户房間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馬氏森曰。豐席。傳解筍席。與下西夾席同。恐或誤也。孔傳訓豐爲莞。本草曰。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鄭箋云。莞小蒲也。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是蒲有小大之異。爲席有精有麤。故特爲兩種席也。爾雅疏。鼠莞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詩云。下莞上簟。則豐當爲莞。始得之。

##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集傳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

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紛。雜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

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岸西夾。其席有四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陳氏師凱曰。牖户之間。是以器言也。據爾雅。則扆自是户牖間兩岸西夾。其地。因亦名屏爲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顧氏錫疇曰。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並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集傳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孔氏安國曰。寶刀。赤刃削。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

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
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
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
河出圖是也屑國名屑國所制舞衣孔氏穎達曰以夏
名也屑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有屑侯知屑是國
猶存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大貝如車渠孔氏穎達
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
車罔爲渠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
也鼖鼓長八尺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鼓長八尺兌和
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兌和
皆古之巧工垂舞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
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
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
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
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
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
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
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

於東西序坐北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琬琰共爲一重。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王氏安石曰。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顧氏錫疇曰。西序參以大訓者。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者。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之服飾。鼖鼓鼓用之音樂。供文事也。戈弓竹矢供武備也。

大輅在寶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集傳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

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阼階東階也爾雅阼階至階也○鄭氏康成曰面南嚮也孔氏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面南嚮也孔氏穎達曰釋宮曰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南向謂轅向南也塾門側堂也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氏炎曰夾門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林氏之奇曰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自外而向內蓋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二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二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二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二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集傳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

三隅予。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孔氏穎達曰。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廉稜。曰。旣冕。大夫服劉。鉞屬。殘瞿皆戟屬。鄭氏康成曰。劉。蓋今鐮斧。鉞。大斧。殘瞿。蓋今三鋒矛。銳。當作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允。東西廂之前堂也。孔氏穎達曰。鄭立云。序內半以前曰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也。東西垂。孔氏穎達曰。垂堂上之遠地也。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屠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服爵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王肅惟云。皆兵

器之名也。○陳氏經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儀。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集傳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張氏九成曰。升八十縷。麻百縷。極細之布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孔氏穎達曰。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王氏樵曰。位者。平日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祼。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如助祭各服其冕服
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蟲色黑。裳色如蟻
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
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呂氏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
自此始稱王。○董氏鼎曰。孔氏以卿士爲公卿大夫。案
隱三年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
卿士。指朝之
執政者而言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
命。

集傳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
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
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
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
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
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
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
二寸。鎮圭。圭之大者。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
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

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上宗。鄭玄云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林氏之奇曰。介圭以爲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顧命。黼奉而進之。○夏氏僎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子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顧氏錫疇曰。上列儀物而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序。所以象生存。此肅儀衛而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所以敬嗣君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告以爲法之道。令率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呂氏祖謙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薛氏季宣曰。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

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陳氏大猷曰。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顧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傳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陳氏大猷曰。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集說　王氏樵曰。此康王受顧命。答太史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敬天節所以嗣訓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集傳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

奠爵於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林氏之奇曰。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饗之也。○陳氏櫟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齊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爲是。及考字書。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齊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臣齊。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鄒氏季友曰。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 王答拜。

集傳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

子男自得執圭璧也○林氏之奇曰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陳氏櫟曰王祭告成王已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金氏履祥曰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集傳 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享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集說 陳氏櫟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紜哉○金氏履祥曰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飲福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集傳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

新君也。

集說 黃氏度曰。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呂氏祖謙曰。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己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爲節也。侯者。侯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 康王之誥

集傳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

集傳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陳氏師凱曰。路門之外。卽應門內。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內朝。傳寫誤耳。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皆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簟席文黃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孔氏穎達曰。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孔氏穎達曰。諸侯享天子。其物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陳氏櫟曰。奠。始奠厥之奠。皆再拜首至地。孔氏穎達曰。周禮太祝辯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

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北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鄭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陳氏師凱曰。皐門在外第一門。建皐鼓。詢事訟。朝士掌之。雉門。周禮圖作庫門。皆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庫門。周禮圖作應門。皆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畢門。皆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虎門。皆內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

【集傳】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羙若未詳。蘇氏曰。羙羙里也。文王出羙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羙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羙厥或宁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集說】孔氏穎達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蘇氏軾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羙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林氏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呂氏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羙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

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羑若。○張氏九成曰。言克恤西土。示不忘本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集傳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集說　張氏九成曰。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

泛言之於新王之時也。○朱子語類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陳氏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即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言受命戡定之功故於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王氏充耘曰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當罪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王氏樵曰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此正畢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今致告而復及此焉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傳** 報誥而不及君奭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林氏之奇曰報誥者我以誥報之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集傳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蘇氏軾曰。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呂氏祖謙曰。是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陳氏經曰。丕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惠養之謂。咎。刑罰也。○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本。

也。互相發明。○陳氏櫟曰。王賚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吳氏澄曰。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爲務。慎刑罰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乂王家。言才德之臣爲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國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爲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氏云。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也。○陸氏鍵曰。明德慎罰。行于天下。則爲正道。合之維皇。則爲正理。當人心。乃其合天理處。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

集傳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

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林氏之奇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祖謙曰。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心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厲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則一。而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吳氏澄曰。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吾以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集說　朱子語類。潘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

職。只得除之。○陳氏櫟曰。証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潛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 畢命

集說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呂氏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浸服周化。故節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陳氏埴曰。或問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悛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集傳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呂氏祖謙曰。成周爲洛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陳氏大猷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重其事也。○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竝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集傳 畢公。薛氏季宣曰。三公不名。古之道也。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集說 胡氏士行曰。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之尊者也。○馬氏森曰。康王將命畢公以東郊之任。故先述其所以得之之難。而化之之不易。以見今日不可不得人以繼承之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

已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集傳】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哉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林氏之奇曰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豈有不虞之變哉○王氏柏曰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公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潘氏士遴曰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卽是尊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舉世皆已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集傳】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戒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

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集說　黃氏度曰。道隨時升降。是故政必因其俗而更革之。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歟。當殷民初遷。敎化未施。而遽分別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則事體已定。人之爲惡者亦少。苟無以旌別。則惡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君師之職爲不盡。故其政有所更革。而道日隆焉。○呂氏祖謙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子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陳氏櫟曰。臧厥臧。卽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畏慕也。○孫氏繼有曰。矯其俗之有餘。救其俗之不及。或寬或嚴。由於俗。不由於我。故於政則爲革。於俗則爲由。政體大抵然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集傳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

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以爲畢公之善。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林氏之奇曰。君子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色而後可以率下也。○呂氏祖謙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物者。一小大而無閒。○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謀殺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陳氏櫟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王氏樵曰。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見其踐履之純。備以善而不遺。撙存之密。一小大而無閒也。大臣元老之風采議論。百寮所瞻。正色率下。則仰其風采者。有不言之化。罔不祗師言。則聽其法言者。信之篤而領之深矣。嘉績多于先王指在康王之時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集傳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無以當化殷之任。非畢公以行也。

集說　馬氏森曰。康王言非周公無以繼周公之治。故先敘其德業之盛。而遂付以東郊之寄焉。其曰祗命者見其不敢忽也。其曰周公之事者。見其非常任也。○王氏樵曰。祗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我公於今日。」周公所嘗爲。不敢勞我公於今日。」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集傳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咸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徐氏僑曰。昭而揭之曰旌。標而植之曰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

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政。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尤在於榮辱。彰善癉惡。使民知是非榮辱之所在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僎曰。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響應於彼也。○呂氏祖謙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傳之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鼓動千百年之人類。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眞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夫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幷郊圻封守而整齊之。○薛氏季宣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彰善以癉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弗失。日月浸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金氏履祥曰。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申畫三句。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陳氏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爲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爲惡者

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王氏充耘曰。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雜民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淑慝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聖人固恃德以服人。然亦未嘗不豫備不虞。故易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否則疆場不戒。以啓戎心。此誰之咎歟。○王氏樵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卽鎬京之封畿。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愼固之深意。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集傳　對暫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商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公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孔氏穎達曰。辭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夏氏僎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薛氏季宣曰。有恆。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王氏應麟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戒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弊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弊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王氏樵曰。趣。謂辭之指趣。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張氏爾嘉曰。政事之二三。與詞章之浮薄。此患在人心者。安得任好異之趣。而傷政辭之大體。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集傳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

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陳氏大猷曰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消也○家氏安國曰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顧氏錫疇曰鮮克由禮是惡之源其流至於陵德悖道此惡之流於自身者也到做化奢麗則又流於風俗矣禮者每事必有品節限制便於規矩之中由耳此禮原是人心所同得故曰德又是命於天者故曰天道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集傳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陸氏佃曰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與下相應百邪竝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服美於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鷸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也○武王數紂之罪以其

官人以世。蓋殷之世家驕淫矜伐。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篇所稱。故得以其官人以世爲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祿賞延于世。舜之盛德。又何訾哉。○眞氏德秀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姚氏舜牧曰。恬侈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爲滅義。其事若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集傳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集說　黃氏度曰。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聖人不能強人所無而訓之也。○陳氏經曰。既富以養其身。又能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得義者。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

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陳氏櫟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王氏樵曰。因其放心之收。而開導以本心之正。使之舍人欲之危塗。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同。恢乎其關世教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王氏綱振曰。大約商俗當釐者二。靡靡利口之風。既漸染其耳目。驕淫矜侈之慝。又盤據於心胷。故政則用旌別外以消其好異之習。訓則開放心。內以拔其怙侈之根。是皆所以保釐之也。○孫氏繼有曰。富則生禮義。此善之資。富則生驕侈。亦天之心不遷於異物。身不陷於罪戾。惟以永年。不以惡終矣。乘其富而有以訓之。則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集傳　是時四方無虞矣。蓋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不柔。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集說　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莫氏如忠曰。不曰剛柔並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見渾然無偏倚之弊。即詩言仲

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者也。○王氏樵曰。一旌別之閱。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於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於柔。○沈氏漸曰。不剛不柔。非是操箇調停之術。化慘舒於彰瘅之內。神機權於因俗之閒。威之而無憎之心。寬之而無縱之意

蓋剛柔合爲一道。而渾忘其迹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集傳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愼始恐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治。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蕞爾甚微。而所係甚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王氏充耘曰。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皆見於已然。惟公克成厥終。是期望之於將然。言此事非畢公不能終也。蓋殷民難服。繫天下安危。天下安危。繫人主憂樂。故

曰四夷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金氏履祥曰。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君陳之時。不善尚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不善者浸少。而猶有在者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劑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於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咸賴也。○陳氏雅言曰。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申氏時行曰。澤潤。謂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中者。○王氏樵曰。三后之政。前後以相濟爲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其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洽。猶盍于猶未洽于天下之洽。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其效至于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極言成終之事如此。蓋至是而三后之功始成也。君以民化爲福。故又言予小子永膺多福。應前予小子垂拱仰成而言。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永膺多福。遠期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蘇氏軾曰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林氏之奇曰成王之戒卿士曰萬邦惟無斁戒君陳曰終有辭於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皆謂其實著則其名自顯效之必至也○王氏樵曰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也基之所在亦有無窮之聞謂令聞也子孫畢公之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集傳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集說 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厚之至○張氏栻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陳氏大猷曰事不立非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金氏履祥曰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囂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

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于前之謂也。○王氏綱振曰。以既歷三紀周公君陳所未及化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爲難。故曰弗克。以世變風移。一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爲易。故曰民寡。惟既厥心。言心盡則無事爲難。惟愼厥事。言當事亦無微可忽。

總論 張氏九成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勸之方。非後人可及也。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得不有激厲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詞哉。○王氏柏曰。康王卽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日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可謂善持盈守成者歟。○王氏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旣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 君牙

集傳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孔氏安國曰。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林氏之奇曰。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爲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以洪敷五典爲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黃氏度曰。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呂氏祖謙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君牙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相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集傳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云。銘之言名也。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呂氏祖謙曰。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

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以長也。觀穆王悱惻君牙之祖父。周歷其未艾乎。○薛氏季宣曰。貞者。正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也。○馬氏森曰。盡心之謂忠。無一念之不實也。守道之謂貞。無一事之不正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集傳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張氏九成曰。嗣之欲其不絕。守之欲其不失。○呂氏祖謙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附錄　陳氏櫟曰。先王之臣。孔注作先正。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集傳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薛氏季宣曰。人有股肱心膂之用。

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爾予翼所望以左右已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繼其緒忝不克負荷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集傳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敷五典以和民則若不能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雖使其號令之諄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中○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

民心之同得者敎之。爾正爾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陳氏雅言曰。爾身正。爾心中。則爾之典修而則治。民身正。民心中。則民之典亦無不修而無不治矣。此立敎之本也。○申氏時行曰。弘敷者。大布其條敎。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愼以和衷。使民怡然安於彝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體此典則於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倚不偏者。謂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集傳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敎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厦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擁狐裘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歎。思欲人人而濟。戛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寧乎。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眞氏德秀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彭氏應龍曰。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敎萬民。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敎

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知此則思艱圖易。亦是教中道理。○王氏樵曰。小民生生之計。上之責也。思其艱者。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凡其飢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于心。有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若何而使民不飢。若何而使民不寒。一一有以預爲之處。不待暑雨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於怨咨。而且有生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董氏其昌曰。必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爲克正克中之民。不然。卽日敷典和則。而艱難者方怨咨不已也。欲從教能乎。○張氏爾嘉曰。養立而教可興。未有飢寒咨嗟之民而責以中正典則之俗者。故於民艱尤兢兢。非思則不能圖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集傳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張氏九成曰。先王。指成康。○夏氏僎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却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集傳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張氏九成曰。先王。指成康。○夏氏僎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却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

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功之私介其間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呂氏祖謙曰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輝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陳氏櫟曰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王氏充耘曰光命即謨烈也前王成康用爾祖父爲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而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陳氏雅言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至矣武王之烈大而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亦於是至矣今爾君牙爲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爲訓之道不可以不敬而尤不可以不明豈特司徒之職將以奉若先王之道道配前人之美在於此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集傳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

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集說　王氏充耘曰。夫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行。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王氏綱振曰。凡教以身心爲物。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爲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

總論　陳氏櫟曰。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卽在寬意也。曰敬明乃訓。卽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董氏鼎曰。司徒職在掌教。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先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張氏居正曰。觀君牙篇中。論敷奧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教養斯民之大務。而又惓惓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亹亹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尚可想見。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 冏命

集傳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輦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

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集說　張氏九成曰。穆王馳騁天下。而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董氏鼎曰。夫子何爲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陳氏大猷曰。太僕正。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冊命焉。○胡氏士行曰。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掌內朝職雖微而與君最近。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集傳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言常怵惕。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林氏之奇曰。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冏。則曰

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此非惻怛之語而何。○金氏履祥曰。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爲多。○孫氏繼有曰。思免厥愆。有二意。愆既往者。思補之於終。愆之未形者。思禁之於始。總之欲修德以嗣位之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集傳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發之以爲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爲法守之謂令。○林氏之奇曰。人君所以治天下者不惟朝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近習。使非其人。則朝夕與之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天下之傑。而君心已蠹。孰與有爲哉。○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皆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大夫。○呂氏祖謙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世主出入起居。漫

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金氏履祥曰。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大小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集傳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心。非心

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而無所隱也。○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之無良乎。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愆謬。自其過失之形於外者言之。非心自其存於中者言之。○王氏樵曰。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為重。故言之不同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集傳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王氏樵曰。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事也。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為能知賢。惟善為能舉善。伯冏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張氏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夏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

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爲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集傳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集說 孔氏安國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呂氏祖謙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囧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囧不待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爾嘉曰懋德在於交修交修必須吉士若巧令等諸人只曉一味阿諛安知交修修有補救之意交有多方劾忠直之意非吉士不能出此○孫氏繼有曰君子小人其品易淆故曰簡簡其不可用而去之簡其可用而任之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厥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集傳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

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齬其閒。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林氏之奇曰。漢世驂乘之官。最爲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爲親近。故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爲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史氏漸曰。朝廷之官不勝其濫。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王氏樵曰。君德之敗。蔽以自聖之一言。何也。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爲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常起於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於道路以目。蓋一爲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未有不至是者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集傳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集說 蘇氏軾曰引小人以暱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夏氏僎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陳氏大猷曰不以先王之典迪其君謂以邪僻導之知必以易親易合之情投上官之好或昵而用之以是人充耳目之官則上以耳目寄之彼且以耳目嘗之凡所以迪君者不盡其心志則蔽其聰明必其非先王正言正行之典矣又何以使君之克紹前烈哉凡此皆始於一念之昵耳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集傳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是也○薛氏季宣曰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瘝官也瘝官之罪何所逃哉○呂氏祖謙曰漢唐之弊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俾囧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囧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愎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囧眞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

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傅氏元初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周之季世已有此風故穆王戒之在羣僕則爲瘝官在僕正則爲弗祗厥辟貨非寶也惟府辜功而已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集傳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修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彝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張氏爾嘉曰前言承弼此言永弼是一篇結語所謂旦夕交修方免厥愆耳○孫氏繼有曰謂之曰永則雖君德已盛不弛其格心之功即君志不終不替其糾繩之力必使吉士在朝匡之以正不使儉人在側導之以非其所以弼君于彝憲者不以久暫異趨不以終始異致然後言永不然匡弼未幾將順乘之矣正人無何憸人間之矣其能永弼哉

總論　林氏之奇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蘇氏因之遂以爲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

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慎簡乃僚。無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既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爲正。○王氏樵曰。大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幕次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慎簡之法耳。程子當古法既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